



杜鵑花城一線牽—— 半甲子共敘校友情

文・圖／宋久瑩

30年前的一個6月天，記憶中是個下雨的日子，我穿著月白色的絲綢旗袍趕搭公車去參加臺大畢業典禮，那時年輕女孩不時興穿旗袍，覺得老氣又不方便，是母親那一代人的服飾，在這一天——學業結束即將進入社會的里程碑，我們換下平日的薄衫圓裙和牛仔褲，想讓剪裁合身的旗袍將我們妝扮得成熟些。

校園裡很熱鬧，傳鐘下、醉月湖邊、椰林大道，處處可見身著畢業服戴方帽的畢業生，身邊環繞著親朋好友，女孩們的旗袍大多是量身製作的，粉紅、淺黃、淡藍，純白的色彩居多，罩在黑色的畢業服裡只能露出衣領與裙邊。畢業典禮時同學們排排坐在階梯座椅上談天嬉笑，不曾注意台上的儀式及致辭，記得全體起立合唱了校歌吧！然後我們結隊走上椰林大道，之後照了許多相片，時晴時雨的初夏天氣還算涼爽，照片中有人撐著雨傘，地上處處積水，學士帽的流蘇在風

1981年畢業照。



中飛揚輕拂著我的臉，額前的劉海也吹散了。

從那一天起，我從一名臺大學生變成了臺大校友；也從那一天起，我如同斷了線的風箏，離開母校展開了未知的人生

再唱校歌已是30年後，在美國南加州臺大校友重聚的墨西哥遊輪之旅，大銀幕上播放著久違的校歌，我們同聲高唱這首遺忘已久的歌，校友

畢業30年後。



重聚本是輕鬆歡樂的活動，在校歌聲中人人面容顯得莊重，當年覺得校歌單調平板不足以表現臺大精神，在這一刻卻感到異常親切，透著懷舊肅然的學術氣息。

船上的校友們有的是舊識，許多是初次相會，30年的時光讓我們從青年走入中年，即使是舊交也該重新認識吧！個人主義風行的臺大校園中學生們獨來獨往，或是忙於學業、社團，追女孩子談戀愛，偌大的校園裡相熟的同學也不多，揮別校園時才是20出頭的大孩子，肩上的包袱很輕，滿是理想抱負和揮灑不盡的青春，那時責任和義務對年輕的我們而言還遙不可及，半個甲子的光陰讓我們各自走出迥然不同的人生。船上的第一夜我們圍坐一室熱切地分享30年發生在每一個人身上的故事，燈光有些昏暗，卻掩不出大家臉上對重聚的興奮和期盼。

幻燈片播放著臺大舊景，讓我們重溫校園生活的回憶，多年來校區擴張高樓新建，校園改變了許多，有如〈西風的話〉中的歌詞：「今年我來看妳，妳變胖又變高」；看過校園的影像今昔，我們分享校友的今昔照片，一張張泛黃的舊相片經過掃描放映在大銀幕上，色彩褪得素淡影像也有些模糊，照片中的女孩穿著圓領白衫，淡紫色碎花的棉紗圓裙在草坪上撒開，像一朵盛開的花朵，女孩淺笑著，身邊坐著青澀憨笑的男孩，背景是椰林大道，身後是行走站立或坐在椰

子樹下的學生，啊！好一張校園生活的寫照！男孩女孩的臉上沒有世故沒有風霜，渾身散發著青春，透著純真質樸的氣息。我們笑看著，讚歎著，那令人想要擁抱的青春

隨著一張張幻燈片播放，我們的思緒穿梭跳躍於過去與現在，移至下一張照片，我們看到光陰的魔法，像小飛俠（Peter Pan）中的小叮噠仙子（Tinkerbell），用她的魔棒一點，昔日在校園中年輕的男孩女孩轉瞬間變成了穩重自信成熟的中年人，有人建立了美滿的家庭，有人創建了成功的事業，或是找尋到所愛，不論是宗教是寵物或是業餘的嗜好，人人侃侃而談，個個妙語如珠，熱情地分享這段往昔至今的精采片段，經過光陰的歷練生活的洗禮，從每個人的開懷的笑容中我們知道，今日的生活比昔日更踏實更美好。

我的腦海中浮現出一幕畫面，彷彿看到30年前的我們，揮別師長同學走出杜鵑花城，走進校園外的人生，有人提議玩一個尋寶的遊戲，我們相約30年後再見，分享彼此尋獲的珍寶，於是我們興沖沖地各自奔向前程追尋人生的寶藏。

終於我們再相見了，在遊輪上我們歡欣雀躍再見昔日舊友，同樣地歡喜期盼結識新的朋友。

我們興高采烈地分享著這30年尋獲的寶藏，包袱中有些曾經擁有的寶物遺失了，有人失去了友情愛情，有人失去了父母親人，每一個人失去了青春；包袱中也出現了新的寶物，成熟、智慧、和豁達，更寬廣的心，更深厚的愛，30年來我們回饋了社會，建立了家庭，教養了兒女，體驗了人生。

銀幕上正播放著2007年改編的青春歌舞版臺大校歌，籌辦重聚活動前在網上無意間找到這一曲，覺得很有新意，與原版校歌大異其趣。有一校友在網上留言：「離開臺大30年，我已經白髮斑斑，校歌卻越來越年輕。」

每個人的臉上都綻著笑，看著年輕一代的學弟學妹們身著紅衫黑裙載歌載舞，將嚴肅的校歌唱成如此活潑歡樂，我們心中默默地感歎歲月如



校歌是聚會必點唱的歡迎歌。

梭，下一代的年輕人果然讓校歌減了歲月，與當年我們穿著一色的軍訓服立正合唱的情景確是不同的。

返家後我的心中充滿了複雜的情懷與感動，我想到船上的歡樂，那真心分享交流的真摯與溫馨，我們開懷地笑，高聲同唱校園民歌，我們縱情地舞，如同回到大學時代，那段甜蜜的校園歲月在這短短的3天中變得那樣鮮活生動，彷彿昨日，我想到歲月帶來的改變，我們得到的、失去的

我坐在窗前細細欣賞遊輪之旅的照片，每一張照片都記錄著那片刻的情景和心境，點點滴滴串成歡樂難忘的回憶，秋日的午後屋中靜悄悄的，播放著交響樂版的校歌合唱曲，歌聲遶繞斗室，我懷想起那鬱鬱蔥蔥的校園，青年學子勃勃蓬蓬的氣象，詞中用玉山象徵高崇的目標，以淡水比喻百折不撓的校風，離校後我們赴美求學深造，多年來遊訪過許多宏偉的山峰秀麗的河川，依舊懷念著故鄉的山與水；校友中許多人轉了行從事電腦軟體業，有人做了精算師，有人開公司做老板，也有人在家做賢妻良母，不論從事那一種行業，每一個人都熱情努力地生活，在這群校友身上我看到了一個共同點：我們擁有聰明才智，努力進取，絕不輕易放棄，如校歌的最後一句：「這百折不撓的作風，定使我們一切事業都成功。」

在傳鐘21響的鐘聲中，在粉紅豔紫雪白的杜鵑花年年盛開的校園中，這個臺灣最高學府以如

30年後大團圓令人珍惜。



此簡單質樸勵志的校訓校風，像空氣陽光和雨水一般滋養了我們成長的歲月，帶來終生受用不盡的影響。

半甲子校友重聚真是一個美好的時機，這相聚的緣份可喜可慶，30年前錯過的同學或是失聯的舊友，因為這個遊輪重聚將我們牽在一起，這一條源起於杜鵑花城的線，穿越汪洋將太平洋對岸的校友連結了起來。

多年前我們曾在校園中共度年輕的歲月，暢談理想抱負和對未來的憧憬；如今我們翻過許多山行過很長的路，經過風雨也享受過陽光，踩過泥濘的小路也賞過路邊的花朵，走過30年的人生之後，我們的心靈更豐富、情感更深刻，懂得愛惜自己欣賞別人，敞心真誠地分享生活的體驗與經歷，中年的友情真實溫厚，有如腳下踩著溫暖厚實的土地。

走過半甲子的人生旅程，我們學會珍惜和感恩，讓我們緊緊地握住這這一條源起於杜鵑花城的線，將校友的情誼長長遠遠地延伸下去



當年在校園留影。

宋久瑩小檔案

英文名Joyce Sung，祖籍江西，臺灣臺北出生、成長。1981年從動物學系畢業後赴美，就讀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分校電腦研究所，取得電腦碩士。從事電腦軟體管理業，於Oracle Corporation Health Science擔任Software Program Manager。旅居美國南加州爾灣，愛好文學、藝術、音樂，畫油畫多年，開過多次聯展與個人油畫展，曾獲LAGUNA PLEIN AIR PAINTERS ASSOCIATION AWARD等獎座。也寫散文及短詩，作品多篇刊於美國《世界日報》。